咬文嚼字

花开半醒时

■冯诗齐 文

曾见一画家家里挂的一幅水墨抽象画,整幅画没有线条、没有具象,就只是水墨晕染,似云似烟的斑驳。似这样大片留白的水墨山水,一般总要在适当角落闲闲添上两笔,或庐山亭、或太湖舟,以便点明主题。但我看到的这幅,没有任何添加,就是云烟弥漫。

究竟是天?是海?是雾?是烟?全凭观者的想象。

唐朝的苦吟诗人贾岛的那首“松下问童子”很出名,其末句“云深不知处”,同这样的意境倒是很像,因为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朦胧感觉,颇有点超凡脱俗、尽在不言之中的味道。

我特别偏爱这句诗,想再接一句下联,凑成一副对子,曰:云深不知处,花开半醒时。

或问,你这“半醒”何意?这可以有两方面解释。

其一,通常,处事为人可以分两种态度:“悲观主义者”总是认为世界上坏人多、好人少,所以总觉得自己处处受人欺负,在单位,领导总给穿小鞋;在邻里,经常有人要占自己便宜;在社会,不强悍就没人会同情。

最后总结,这世界上只有自己一个好人,所有的不幸、吃亏、受苦全让自己一个人担当了!

“乐观主义者”则不然,他们认为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虽然人各有个性,脾气、爱好也不相同,有的人急躁,有的人饶舌,有的人计较,有的人自负,但不管怎样,这些“毛病”都无伤大节,友好相处并非难事。乐观主义看待世界的秘诀,其实就是“糊涂”二字,凡事不必太过计较,于是少了许多烦恼。此种态度,也不妨名之为“半醒”。

其二,“半醒”二字本身可以做两种诠释。一为含苞待放之花。日本茶道中,茶室里摆放的,从来不是怒放之花。素净、含蓄、娴静,如羞涩的处子,这样的摆放才符合“清静和寂”的意境。二为从赏花者的立场看,醉眼朦胧时,眼中之花最可人。这也是“半醒”的妙处。

花开半醒时,窃以为妙哉。

诗抒胸臆

白粽

■冯如

软糯珍珠粒,
清香翡翠衣。
砂糖初衬味,
素质自生辉。
爱此缘乡俗,
离乡此物稀。
屏前每相问,
游子几时归?

红嘴蓝鹊(上海共青森林公园) ■许超森

旅游日记

少了“捣蛋”的日子

■钱水根 文

高高的树冠上,传来阵阵鸟鸣;密密的草丛中,蹦出只只喜鹊;海边的餐厅里,成群的海鸥、鸽子大摇大摆……

儿子家后院那条走廊,常有鹦鹉光顾,一只、两只、三只,最多时五六只,每天估摸着上午九点,下午四五点,一到就餐时间,全身洁白头顶黄冠的葵花凤头鹦鹉准时来到前廊上,有的停在护栏上,有的歇在晾衣架上,有的踱步在走廊上。起先,只来一只鹦鹉时,我按亲家公所说,拿出面包喂它。

澳洲大面包,六七岁的孙子,早餐也就吃一片,而一只鹦鹉却要吃一片半。不给它一片半,你赶它也不走,就停在护栏上,你给了一片半,它吃完立即飞走。

后来鹦鹉越来越多,我实在招架不住,只能任凭它们叫唤,闹腾好长时间后,见你确实不给面包了,才“闹闹咧咧”地飞走了。

但飞走前,会把廊道、护栏、衣架折腾一翻,用它们强劲有力的喙,使劲地啄你家的金属丝纱窗,恨不得啄穿;把你窗台上的物品,全都掀翻到地上,最讨厌的是把“粑粑”拉在窗台、护栏和晾衣架上,然后怪叫着,一窝风似飞走了。

次日,又重复着再来一番。

我查找了资料,其实大多数鹦鹉主食是树上或者地上的植物果实、种子、坚果、浆果、嫩芽嫩枝等,兼食少量昆虫。吸蜜鹦鹉主食花粉、花蜜及柔软多汁的果实。而这里的鹦鹉被人养“刁”了,不再自已找食吃,过上了饭来张口的日子;还特别挑食,刁钻地只吃新鲜面包,如是隔了几天的面包,它叼起就扔到地上,不知是如何嗅出来的?你给它饼干饭菜等,统统不吃,一概掀到地上;而且特别警觉,防范意识特强,有只鹦鹉喂了好长时间了,我看它不再避让人了,想抚摸它一下,手还没沾到羽毛。它仰起头,对着我一声怪叫,差点用喙啄我。我霎时明白了,你别想着对它那么好,每天给它好吃好喝的,它可是翻脸不认人的。

倒是那些五彩缤纷的彩虹吸蜜鹦鹉,筑窝在庭前的“刷瓶树”上,唧唧喳喳,飞进飞出,似窃窃私语,似传递信息,忙忙碌碌,惹人喜爱。

后院的果树结果了,满树的金桔、脐橙黄灿灿的,芒果结出了“铃铛”,阵阵果香,随风飘散,等待果实熟透的日子,“捣蛋鬼”们忙开了。凌晨,金桔被啄得满地都是,脐橙叼去几颗,襁褓中的芒果被啄到地上……这是鹦鹉和灰喜鹊合伙干的。若是物尽其用,吃到鸟肚里也就算了,可全然不是,都是啄个洞,再啄其他的,树下地上,伤果累累。脐橙采摘,很难摘断,鹦鹉却用长长的勾嘴叼着果枝,右趾撑地,左趾一拉,橙就摘下了。看到辛苦养护的果实被糟踏,真是心痛。学邻居,买来尼龙大网,把整棵树罩起来。至于菜蔬、秧苗、盆栽被啄食、毁坏,乃家常便饭,屡屡皆是。

亲家轮值时,买来6只鸡苗,养到1斤多时,乌鸦常围殴鸡群,鸡惊得满院扑腾;一次,亲家没留意,最大那只被啄去颈脖,鸡毛几被拔光,满地血迹,鸡群哆嗦着,躲得远远的。

伴着烦心的捣蛋事,日子在慢慢过去。

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澳洲遭遇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大火席卷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南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6个州,数个国家公园和旅游景点不复存在,6000多座建筑和大量农场、牧场、果园、菜地被烧毁。最为悲惨的是无数动物丧身火海,一些濒危物种面临灭绝风险。

大火过后,清晨唧唧喳喳的鸟鸣不再听到了;鹦鹉集体歇足不再出现了;谈情说爱的彩虹鹦鹉不再见到了;灰鹊掠过头顶,不再结队来找吃了;金桔和脐橙挂满了枝头,鹦鹉灰鹊不再光顾……没有了“捣蛋”的日子,平淡无趣。

岁月悠悠

豆壳晒干引煤炉

■费平 文

以前住在棚户区时家家户户每天早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生煤炉。生煤炉引燃柴禾的东西,原先用的是刨花或稻草。先点燃废纸,加进刨花,再依次放上细柴禾、粗柴禾,最后引燃煤球或煤饼,待烟没了、炉膛红火,煤炉就生好了。

刨花得来也不容易。我们经常会注意哪家在做木工活,就跟人家讨刨花。那个年代因买家具要凭结婚证,买木料要凭户口簿,所以许多人家就把每年积攒的木料聚集起来,请木匠做家具,比如大橱、五斗橱、床或碗橱等,有时也打个夜壶箱、音箱、方板凳之类的小物件。

由于木工活都是在门前的空地上做,我们看到地上有一大堆刨花,就拿着篮子去装……不过这是一阵子的,每天生煤炉,刨花很快就用完,就寻稻草。城市里稻草很少,我们经常跟市郊农民讨来卖鸡蛋时垫在下面的稻草。然而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在春夏之际就把豆壳晒干来引煤炉。

首先是蚕豆壳。那时种植的蔬菜和农作物基本没有大棚,所以蚕豆上市最早也在四月下旬,此时的蚕豆,豆嫩,壳也嫩。剥了豆,就把豆壳放在太阳下晒。因豆壳嫩、水分多,加上春天的阳光不燥热,要晒上几天才能晒干。到了五月份蚕豆大量上市的季节,这时的蚕豆果实饱满,壳也大。待五月底六月初,蚕豆渐渐落市,我会买许多干瘪老蚕豆,一是剥豆粒,晒干,放在秋冬劈豆瓣,烧咸菜豆瓣汤,二来可以多储存点干豆壳好引煤炉。

蚕豆下市,接着就是豌豆和毛豆撑市面。豌豆壳相比蚕豆壳较容易晒干。不过其量少,原因是豌豆相对蚕豆价格较贵些,仅以此作为点缀,比如有客人来了,弄一盘豌豆炒蛋。平时普通人家情愿多吃便宜的蚕豆,在那粮食计划供应的年月,既当饱也当菜。

还有就是毛豆了。毛豆壳要比蚕豆、豌豆壳薄,晒起来容易干,夏季伏天里,高温烈日下的毛豆壳,两小时就晒得焦干。毛豆一般上市时间较长,每年要到十月份甚至寒露时节才慢慢落市,故而积攒的豆壳可以用到春节。

除了豆壳,记得过年时的花生壳以及葵花籽壳也都扫起来引煤炉。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方便舒适的燃气灶早已替代了煤炉,豆壳也都作为湿垃圾倒掉。但每到吃蚕豆、豌豆、毛豆的季节,那豆壳晒干引煤炉的情景就会重现脑海,挥之不去。

杨浦记忆

杨浦公园赏景

■郭树清 文

光影烂漫,杨浦公园里各种色彩的花儿竞相开放,绽放出最美容颜,红的热烈,黄的艳丽,白的贞洁,紫的高雅……争奇斗艳,随风摇曳,浓浓淡淡的馨香,散发在春天的空气里,深深地吸上一口,清爽而沁人心脾。这个时节,到这里观花赏景,是美妙的享受。

公园内,成片的樱花盛开,抬头望去,朵朵繁花簇拥在一起,宛如长长的丝带,舞动在蓝天下,多姿多彩,颇为壮观。徜徉其间,那一片片樱花,层层叠叠,微风吹来,一串串,一丛丛,一簇簇,飘飘洒洒,煞是好看。此时,将自己置身于这随风飘落的花瓣间,可沉浸体验风花雪月的景象。

“谷雨三朝赏牡丹”。来到牡丹园,近距离看那润润如绢的花瓣,淡黄的蕊从紫红色或粉色的花瓣中探出头来,仿佛一张张细腻的笑脸,喜盈盈地对着你。那立在姹紫嫣红妖娆灵秀的牡丹花后滴翠的绿叶,恰似张开的手掌热情地欢呼着:“你来了!”让你觉得它们的热情,它们的欢呼,都是奔你而来的。

走出牡丹园不远处便是郁金香园、杜鹃花园和月季园,那五彩斑斓的郁金香和吐红放艳的杜鹃花以及绚丽绽放的月季交相辉映,彼此应和着,争奇斗艳。蜜蜂和蝴蝶是闻着花香飞来的,一双双透明的羽翅在花丛间上下翻飞着,随意、亲切,奔放、欢快,乐此不彼,圆滚滚的身子极是可爱。还有那健身步道两侧的红枫,长得秀气美观,红叶展姿,如同火红的云霞飘浮在参天而立的水杉林间,叠成一幅精美的画卷。当我怡然自得地穿行其间,景色妖娆,树影婆娑,歌喉婉转的鸟儿不时从枝头传来优美动听的歌声,仿佛来到梦境。

湖岸边那片紫藤长廊,是我爱极了的去处。那一串串紫色稻穗般的紫藤花,密密匝匝地垂坠于枝条上,微风拂过,满目摇曳。一起临风起舞的,还有它们映在小桥流水中浮动的倒影,魅影芳踪,相映成趣。放眼望去,似一道紫色的瀑布,美不胜收。

在杨浦公园里,除了欣赏满树烂漫、如云似霞的花海胜景外,还有游客或泛舟湖面上,逍遥自在,感受惬意时光;或在鸽园,大人们领着孩子与一群鸽子近距离喂食,嬉戏互动,传来朗朗笑声;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相聚一起唱歌,跳舞,健身,悠闲欢乐……

春色关不住。杨浦公园里,柳丝如发,花容如颜,流光溢彩,美得活泼,美得真实。一路观览,步步皆景,处处可入画。

本报地址:上海市安波路565号 电话:65653113 邮编:200433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